尚書詳解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六)

陳經撰

尚書詳解卷三十四

周書

多士

此篇乃洛邑既成周公遷頑民于此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作此書以誘掖之昔者周公初基作新邑之時四方民大和會而庶商亦常預力役之事周公亦嘗作書以命商庶矣豈有殷民未服而能供力役之事哉周公知其心未純于向周而舊染之俗未盡除也故于多士之篇而開之以至公無私之見蓋商民所以未盡服者正以未知天命之所在徒以私情之故念商家之舊人惟有一心不在于此則在于彼商民既念商則自然不知有周商民既溺于私情則自然不知有廢興之公理多士之篇多言天者蓋示之以廢興之公理而恢商民之心使之不溺于淺狹之私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即洛陽下都也前此庶商不作于營洛之日其室家未遷周公于復辟之明年即遷民于洛邑蓋商民居商之故地染商之餘俗故念念在商周公遷于洛變易商民之觀聽使之密邇王室之教化庶幾可以轉移其習俗周公以王命誥想當時周公導達王之德意志慮使商民知成王寬恩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情相通無間矣然謂之多士而序書謂頑民何也蓋書謂多士見周家之忠厚不以頑待商

序書謂頑民乃孔子直書商人之心既不知天命廢興之理懷疑而不服豈非頑乎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作史者記其時惟周公復政之明年三月遂于新邑洛以告商王之多士周公之營此洛邑正爲商民設也復政之明年曾不踰時而遂遷殷民蓋莫急于此也王若曰周公稱王命以告之也爾商家所遺之多士弗弔者言不爲天所憫弔成王慰撫勞來之辭旻者憫也旻天大降下此喪亡之禍于汝商家故我有周受上天眷佑之命將奉上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罰謂之王罰威謂之天威者皆是賞善罰惡無私者也王罰卽天威也我周家何嘗容心于其間哉將之而已致之而已惟將天威致王罰故勑正商家之命而黜之以終上帝之事上帝雖有此心奉行而終其事者人主也肆爾多士再呼多士而告弋取也如射者之弋有意乎取之者弋也我周家何嘗用心要取商命小國謙辭也周爲諸侯時百里之地故爲小國惟天不與商家信無有保固其亂者紂既爲暴亂天道自有福善禍淫之命豈有保固其暴亂之理天既不固紂之亂則必有以弼我若非天之弼我何敢求天位哉惟帝不畀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帝不畀商非我有心以求之也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周家爲下民之所秉爲秉心以爲上也民既秉心以爲上豈非天之明畏有以佑我周家乎周公深見天命無私之理故以此釋

商民之疑情。然則天命高遠。周公奚自而知之。卽人心而知之。紂之惡至于失人心。卽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于下民秉爲。卽天命之所與。商民不知。將謂周家故意取商之命。故周公大率以天意告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又舉夏商之興亡事之已驗者告之。我聞曰上帝之于有夏也。未嘗不開導之。使之趨于安逸之地。人主得民心。得天心。則天命長享。子孫長保。豈非安乎。上天雖以逸導之。而有夏之君不能適逸。適之也。不之于安逸之地。而乃自爲危亡之行。則惟帝降格。降格者。下災異以譴告之。使之知所悔悟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警之。此天有意于嚮之也。天意雖嚮有夏。而有夏之君。如桀者。不能用帝之命。大爲淫禍佚失惡聲之著。至有辭以聞于世。則天子是無所念。無所聞。罔念聞者。棄絕之也。天既廢絕之。而不念聞之。則廢其大命而降致罰于桀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之命。天命何常之有。夏既不用天命。則天命移而在成湯。俊民者。賢人也。甸。治也。湯用賢人以治四方者。乃所以順天也。天佑生賢佐籲俊。所以尊上帝。自成湯以至帝乙。賢聖之君。無不以明德恤祀爲主。明德者。君德之大也。惟其明德。故祭祀之禮常致。其憂念敬心無時而不存也。亦惟天大立保乂于有商。商之治安者。皆天建也。天建保乂于商。而商王又能不敢失天之心。無不配天。其德澤之達于民者。與天同其大。此見天人交相

與也。卽夏商之興亡以觀之。商亡而周興。奚獨不然。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嗣王、指紂也。後嗣王不明于天道。言其顚倒迷謬之甚也。于天之理既不能明。況能知先世勤勞王家而聽念之乎。不聽念之。則是忘其先王之功業。謂商家積累之王業也。大爲佚失之事。更不知有天之顯道與民之可敬也。人主知天顯民祇。則不敢有過舉。既淫厥佚。則是與天顯民祇者相反矣。奚暇顧之哉。惟時上帝見紂之所爲若此。不安于紂。遂降此喪亡。蓋不明厥德。天之所不與也。豈特于商紂爲然。卽天理人事推之。莫不皆然。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爲天所罰者。皆有惡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商王之不明厥德如彼。故周王起而繼之。我周王大能善承上帝之事。爲人君者。在于承天意以從事。我文武善承上帝。故上帝有命以命我曰。割絕殷命。以勑正殷之事而告于帝。言終帝之事也。惟我事。惟我周家之事也。惟我周家之事更無他往。一心以順天也。爾殷之王家惟我適。一心以從周也。人惟有一心。于其所當然者不能從。則是有二心也。我周家不順天命。商之王家不從周。皆是二適也。爾王家既我適矣。而管蔡商奄之變。爾商人猶有不服從我周家。我其曰。惟爾大爲無法度之事。我何曾生

事好變動必欲黜商皆自爾都邑先爲之其過皆爾之自取而非干于我也予亦惟念天意就其大罪者誅之爲首惡渠魁若管蔡武庚是也正者繩治也既誅其首惡則其餘者不盡治之商民未盡知成王之意將謂成王忿其不服之故必行誅戮于己故周公直告之以安反側之情誅其首惡而赦其餘此聖人忠厚之意也亦天之意也我之所以割商者非我也天也我之所以赦汝者非我也亦天也聖人之心動與天合故無往而非天之心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再以天命開商人之心猷道也以道告爾多士我于此時遷居爾于西西卽洛邑也自商邦而來洛土在西故曰西商民安土重遷寧不謂成王有以勞苦之此特未知天意爾天之意欲爾商民化惡爲善故不使居舊染之地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者好爲此變動不務康寧也實天命如此爾不可違朕不敢有後言天命既如此我周卽當承天意豈敢後時而不從天爾商之多士倘知天命則當無怨我惟爾知惟商先人有册有典此又卽商家故事告之商家之故事載之典册考惟爾知之商之所以革夏者何異于我周之革商也今爾又有言曰夏之多士有罶于道者商王簡拔其尤者置之王庭之上其小者服事于百僚之列雖是汝有此言然我周當聽用德而已爾若有德我何敢不用爾若無德我

何敢强用。大抵商士所言者皆是私情。周公所言者皆是天理。我一人惟德是用。則何敢不求爾于天邑商。于此可以見周公雖是勞來商民有不忍之意。亦未嘗有姑息之政。苟徒知商民之可懷而至于姑息。不擇其賢不肖而皆錄用之。則有害于公理矣。予惟率肆矜爾。我惟是循周家之故事行之。矜憐汝故有以教汝。非我之罪也。天命也。夫以人主之尊。其與下民勢甚遼絕。雖以不善行之。民誰敢以爲怨。誰敢歸罪于上。況以善行之。則其不敢怨。不敢歸咎者。亦理之常也。周公必相與言曰。無我怨。曰非予罪。其至誠惻怛之意。不務以勢臨其民。而惟務有以感其心。此周家之所以爲忠厚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又言我所以遷汝者。正所以教汝也。昔我來自奄。謂誅三監、滅淮夷之時也。奄最後伐。故曰來自奄。民之命在乎君。黜爾管蔡商奄之君。是降四國民命也。降四國民命者。非我私意也。天罰也。我特顯明而致行之爾。移爾遐逖。遐逖。遠也。移爾于洛邑。正欲使爾遠去惡習。轉頑爲善。親比于我。服事于我。宗師于我。周家多遜之風。周之民濟濟相遜。遷汝于此。使爾漸染亦爲多遜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章尤見周公開心見誠。示人以生生之路。使知所慕。知所畏。汝商民自武庚變亂之後。嘗疑我周家有殺汝之心。周公曉然告之曰。今予惟不爾殺。既不汝殺。所以命令至于再三申重以告汝。時命有申。與隨風巽之意同。拳拳不已之意。見于命令如此。今我所以作此大邑于洛者。其說有二。一則謂四方之朝聘貢獻者。無以賓待之。故遷于洛。所以取其遠近道里之均。一則惟爾多士服事奔走。以臣我爲多遜之風。汝之意勿以爲疑也。爾于此洛邑庶幾有士者分之以士田也。庶幾安寧其事。安寧其居。幹止是也。相與爲子孫無窮之計。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洛邑之遷。乃天命也。爾能敬奉天命。是順天者也。天心畀汝矜憐而佑爾。爾不能敬。則是違天者也。違天則不特不能有其土而已。予亦致天之罰于爾之身。必有以戮殺汝。敬則天畀矜之。不敬則予致天罰。君卽天也。周公至此既示之以所慕。又示之以所畏。今爾惟時宅爾邑。則安其心于此。繼爾居。則常其居于此。爾其有所事于此。有年長久于此。至于爾之子孫。與起而振作。亦惟從爾遷居之故。則遷之利非一端而足。可以爲終身之計。可以爲子孫無窮之計。爾何爲而不遷哉。周公所以勸勉之詞至此極矣。王曰、又曰者。不能已之辭也。時予者。爾當是我之言乃或言。爾攸居。我所以有言者。非爲他人。皆爲爾安居之故。此篇乃商民始遷之日。周公恐其有道途之苦跋涉之勞。舊土之思。不能無動念。故其言尤詳。

尚書詳解卷三十五

周書

無逸

昔者三代之王以天下爲艱難。後世之昏主以天下爲逸樂。惟其以天下爲艱難。故無事之時。常爲有事之慮。惟其以天下爲逸樂。故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然則人主以至尊備天下之奉。獨不可一日肆其樂乎。曰艱難之中自有樂也。所謂無逸者。豈必疲精神。役智慮。齋居決事。衞士傳餐。如後世之君。然後謂之艱難哉。其心未始一日而忘乎民者。是乃所以爲無逸也。成王當幼沖之年。享文武積累之業。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勞也。故作此篇以爲戒。雖然。其亦有周之家法也。七月之詩。王業之艱難。皆本于農事。而無逸之書。又推及于稼穡小人。成王之所謂無逸者。亦惟知此而已。

周公作無逸

序書之體有總一篇之意者。若武王伐商。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之類是也。有舉其所因者。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是也。有直書其事而意自顯者。若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周公作無逸是也。古之大臣所以事君之業。其在此乎。人主之心知所以無逸則必明。明則萬物無不灼見。人主之心專在于逸則必昏。昏則天下萬事皆蔽而莫之見。此乃周公極本窮原之意也。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特中才之士當知是哉推而廣之堯之兢業此心也天之行健此心也極而下之學者而知此則爲智爲賢爲君子不知此則爲愚爲不肖爲小人伯益戒舜罔游于逸一句而已周公作爲一篇蓋事聖君與中才之主不同故其言亦有詳略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嗚呼先嘆而後言也所者與譬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同勤于其所當勤者所也勤于其所不當勤者非所也堯舜之兢業禹之勤于邦湯之坐以待旦旁求俊彥文王之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凡天下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皆欲周知之此勤其所勤也跖之孳孳爲利紂之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凡力行之無度與乎召敵讐而不怠者勤其所不當勤也故曰君子所其無逸艱難乃逸者非我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知以艱難爲逸不當知以逸爲逸也小人之春耕夏耘霑體塗足仰有以事俯有以育有倉箱之盈有雞豚之享不然徒事于末作棄農畝而貪博弈飲酒之樂飢寒切身樂歲終身苦則逸者果非逸而艱難者眞逸也小人之依者若寒者依其衣飢者依其食之類人君惟是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民生之所依賴者必有以知之不違農時不奪民力不重斂民財矣若未知稼穡艱難乃逸之理則小人之所依賴者何緣知之必至于違農時奪民力斂民財無所不至故周公必戒之以先知而後繼之以則知能推食與人者必嘗飢者也與之車而不乘者不畏徒步者也凡天

下事。必須經歷而後知。晉公子不十九年在外。則不足以强其國。宣帝不在閭閻間。則不足以總核名實。亦此意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此又卽小民之事以爲喻。小大雖曰不同。人情一也。相視小人之家。其父母勤勞稼穡艱難辛苦以立門戶。乃忽有不肖之子。不知衣食之所從來。不親歷稼穡之艱難。徒爲放逸之事。如今人之博弈飲酒游手無職業之輩也。爲戲侮之言。如今人市井之習。浮言鄙語以相戲狎是也。爲妄誕之言。如今人自尊自大輕忽不遜是也。逸也。誕也。諺也。皆是惡習。惟士物愛者。厥心必臧。不知艱難者。其習必流于惡。否、不然也。又不然則侮嫚其父母。以父母爲古昔之人。無所聞知。是不尊父母之訓誨也。此皆小民之家不肖之子弟也。此等又何足言。而周公舉以告成王者。欲使成王警悟。民有不肖之子不知艱難。其惡至于此。苟成王爲文武子孫。不念文武積累之勞。其惡當如何哉。觀此一段。又有以見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至于文武周公。無不于農事上講究。故稼穡艱難。小人之依。與乎民情之善惡。無不一一知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推而下之極于小人之情欲使成王卽小以觀大也。周公又推而上之及于商家之三宗。欲使成王攷古以驗今也。我聞諸古人曰。昔商家之中宗太戊也。曰嚴曰恭者。敬之見于貌也。曰寅曰畏者。敬之見于心也。此四者所以形容其敬。惟其敬之至者。無一而不與天理合。天命自度者、以天命之理自

爲法度。凡身之所躬行合于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推以治民。則亦存祇懼之心。無告者不虐。鰥寡者不敢侮。皆治民之祇懼也。既存祇懼之心。則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一民不蒙其利。尙有荒忽安寧者哉。中宗所以能上合天理。下勤民事者。皆自夫嚴恭寅畏者發之。曰自度、曰祇懼、不敢荒寧、卽嚴恭寅畏之形見也。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經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命民中絕命。人生稟賦之初。命未嘗不全具。惟夫人自戕賊。則息其所以爲生之理。故爲乖氣、爲疾病、爲夭死。惟能全其所以爲生之理。則順受其正。故爲和氣、爲康寧、爲壽。在夫人所以取之如何耳。孔子曰。仁者壽。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人壽。此中宗之享國所以如是之永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中宗之嚴恭寅畏。出于天性。高宗之不敢荒寧。本于有所因。當其久勞于外之時。爰及小人同處。意者小乙使之居于外。俾之涉歷艱難也。及其起而卽君位也。乃或亮陰三年。居小乙之喪。信任冢宰。默然無言。夫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于不言之中。所以涵養之者深矣。是故有所不言。則已一有言焉。而天下皆大和。謂學傳說也。雖其言乃雍。而猶且不敢荒寧。常人之情于言乃雍之後。未必不自怠。而高宗之心不敢荒。愈生不足之心。故能嘉靖商邦。嘉、善也。靖、安也。商邦不特安靜之而已。又且皆歸于善。至于小大無有或怨。其上者。民不怨其上。則人人得其所欲也。故高宗之享國。有五十九年之永。然則高

宗歷年之久者。豈非因艱難而得之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先儒孔安國謂湯孫。太甲伊尹放諸桐。鄭康成云。祖甲武丁之子。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若以世次先後言之。則鄭之說爲正。若以德之優劣享年之多寡爲次第。則孔之說爲正。二說未知孰是。若據孔氏之說。則太甲初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是爲王而不義。反爲小人之行者也。及其處桐宮之後。動心忍性。痛自懲創。深能改悔。起而卽位。遂知小人之所依。小人所依者。謂依于衣食也。太甲不因桐宮之悔。無由知小人之依。蓋操心之危者。達艱難困躓之餘。皆所以益其智也。既知小人之依。自能保庶民而安之。惠庶民而順之。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矣。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則祖甲所以歷年之長者。亦自夫艱難能知小人之依者得之。人主于天下延年益壽之術。本于吾身如此。彼秦皇漢武好神仙。寵方士。服藥以求長年。天下安有此理哉。然而或七十有五年。或五十有九年。或三十有三年。或者卽位之年已有老少。未可知。所謂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三年者。據在位之年言之也。然則壽夭數也。顏子之賢而早亡。則壽其可必乎。曰有德者壽命必長。無德者壽命必夭。其有賢而夭者。亦不幸而已矣。君子當順受其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商家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君多矣。而周公特舉其三宗者。是有三等也。中宗生而知者也。高宗學而知者也。祖甲困而知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是以皆有歷年之久。舉此三等以爲成王戒。既以壽命之長者告之。又以受命之短者警之。自時厥後。是自三宗承其後而立者。生于深宮。長于婦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生則逸。既生而逸。則稼穡之艱難。其心有所不知。小人之勞。耳有所不聞。心不用于此。則用于彼。不在于憂勤。則必在于逸樂。所以惟耽樂是從。逐于聲色。玩于遊畋。良心既已陷溺。是以自時厥後。亦無有受命之長者。或十年而止。或七八年而止。或五六年而止。或三四年而止。由此觀之。晏安爲鴆毒。聲色爲戕身之斧斤。逸樂爲終身之陷穽。其驗如此。周公既舉三宗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者告成王。疑若可以已矣。又以後王逸樂而短命者告之。何哉。人主之心。逸樂其所好也。然所好有甚于逸樂。苟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奚爲而不艱難哉。艱難其所惡也。然所惡有甚于艱難。苟以逸樂而促壽命之短。奚爲而不艱難哉。周公之言。蓋奪常情之所好惡而示之以其所甚好惡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以前代之事告之矣。其近者莫若我周之家法。故又舉太王王季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何其次第如此明白。太王王季獨非爾成王之祖乎。抑者降下其心不敢驕也。畏者敬存于心不敢忽也。想其抑畏之心。豈復有逸樂之事乎。克自抑畏者。是其謙沖退託。戒謹恐懼出于本心之誠。非有使之而然。如自强不息。非有以强之也。惟太王王季家法如此。故以心傳心。文王之心。卽太王王季之心。所謂卑服。所謂柔恭。皆其抑畏之形于用也。人情自尊。必忽人。豐于己者必嗇于人。文王于衣服之間。不事華侈。而致其卑。則所卽者。必安民之事。養民之事也。文王旣于柔而徽。恭而懿。則其所從事者。必惟小民之事。懷保之必惟鰥寡惠鮮之侈于衣服者。必厚斂以傷民。卑服者。無心于侈麗也。曰功者。稼穡之功也。柔而徽柔。德之美者也。非巽懦以爲柔。恭而懿恭。德之美者也。非足恭以爲恭。徽柔懿恭。卽謙沖之意。自早朝至于日之中日之昃矣。猶且不遑暇食。惟務所以咸和萬民。文王以天下爲一身。以鰥寡孤獨爲吾之四體。民之不和。吾所憂也。而食之不暇。文王何容心哉。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又所以躬率庶邦也。蒐田以時。一發五縱。皆禮之所不得不舉。外此而未嘗以遊田爲樂也。文王所以如此。何也。要使庶邦之貢賦以正供奉。不欲以庶邦貢賦爲吾遊田逸樂之用也。文王當時爲西方諸侯之長。故諸國貢賦皆上于文王。惟正之供。則所用者。宗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而已。文王一身全在憂勤之地。不在逸樂之中。自常情言之。疲精神。役智慮。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若不可以長久。文王自受命中身以來。享國有五十年之久。何哉。艱難之中。自有逸樂者存。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之時。安有急

迫之態中身者文王四十七受命而卽位爲諸侯也文王世譜曰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受命可知矣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旣言商三宗周文王以爲戒矣又嘆而言曰繼自今嗣王不特成王當知所戒繼嗣成王之後而爲王者亦當知此周公所慮之遠不止爲成王言也淫過也觀謂非常觀也逸豫也遊蕩也田獵也四者皆不可過蓋觀逸遊田人君亦未嘗無特不可踰其則爾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車馬之音欣然有喜則亦何害爲觀逸遊田哉左氏傳曰君非民事不舉苟觀逸遊田而不出于民事皆過者也以萬民惟正之供民之所以樂輸貢賦于上豈爲人君觀逸遊田之具哉所以供天子郊廟祭祀百官有司之用耳使萬民惟以正供則非正者不敢以勞民也前言庶邦文王爲西伯統率諸侯故也此言萬民則合天下而言也無皇曰今日耽樂皇暇也無敢自暇曰今日耽樂而明日不耽樂夫以一日之暫樂若無害也而周公亦禁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斯須而忘此心斯須而忘則是放其心自此以後不可收拾矣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終必至于長惡知攘雞之不可請待來年終必不能遷善故夫一日之暫樂在衆人以爲無害在君子觀之下已不順乎民而非民攸訓上已不順乎天而非天攸若旣不順乎民又不順乎天是人也已大有愆過矣夫一日之耽樂其害遂至于不順天人而積過于一身孔子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修業者。汲汲則可。悠悠則不可也。商王受所以迷亂其性。以沈湎于酒爲德者。其原亦在今日之耽樂耳。成王當知紂開一日之樂。遂至于長惡而爲迷亂酗于酒德。周公防微杜漸。則不可不絕其逸樂之原。古人責難于君。其嚴若此。後世若賈山之于文帝。其謂惟陛下所幸馬周之于太宗。其謂速至還期。開人主一線路。豈事君之法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又設此兩等人以爲訓。一等人是君臣相正。邪說不能亂。一等人是爲邪說所亂者。我聞古之人君明臣良矣。尙且相爲訓誥。爲保惠爲教誨。訓誥者、教之以事也。保惠者、安而順之。將順其美也。教誨者、教之以道也。胥有迭相之意。臣言之君能受之。此迭相也。惟君臣相正于其上。則民自然無所惑于下矣。譸張、誑也。幻、惑也。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以邪爲正者。譸張爲幻也。此等人惟是人君耽于逸樂。故譸張爲幻之說。始得以投其隙。有戰國好刑名之君。則申韓之說易入。有漢武好神仙。則方士之說易入。此理之必然也。人君心術一正。則邪說安能亂之哉。此厥不聽。謂不聽此古人之事也。苟爲不聽古人之事。而好爲逸豫。君子既退。則小人必進。人乃訓之。小人之邪說也。邪說進則必至于變亂先王之正法。或小或大。無所不紛更。法令既不合乎人情。則民亦不順之。否不順也。否則厥心違怨。蓄其怨于心也。否則厥口詛祝。形其怨于言也。心有所違怨。則口必有所詛祝。以言告神爲祝。請神加殃曰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又設此兩等以爲訓。一等乃迪哲之王。因怨詈而責己者也。一等乃因怨詈而責人者也。又嘆而言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迪蹈哲知而行之。哲者、知人者也。四人者不以哲而知人。而以哲自知。以哲自知。則能內觀自省。責己而不責人也。且前乎商者。非無虞夏之君。周公以其遠之可信。未若近之可信也。故取商周以爲鑒。然言商三宗而不及湯。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何哉。蓋周公之意。謂湯武爲創業之主。其艱難固不必言。三宗之王。乃當無事之世。能憂勤者也。成王當持盈守成之日。故舉此四人而不及湯武也。惟此四人迪哲。厥或有人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恨而詈之也。此四人者。因其爲詈。則大自敬其德。必自反曰。我必不忠。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怨詈何從而至哉。其過則引以歸己。曰朕之愆。信如是。則不啻不敢含怒。言喜于聞過也。夫衆人聞怨詈之辭。則必含蓄其怒。有不平之色。至不敢含怒者。已知所以容人。則其過人亦遠矣。至不啻不敢含怒。則不特容而已。凡怨詈之言。皆己之所樂聞。美愛之疾。不如惡我之藥石。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孟子以爲必自反者。卽此意也。然則此四人者。豈有怨詈之哉。周公卽其迪哲之心推之。苟有怨詈。此四人者。必若此自反也。此厥不聽。謂不聽此迪哲之王所爲也。人乃或譸張爲幻。以虛言邪說告其上曰。小人怨汝詈汝。

遂信而受之。不知責己而徒歸怨于人。苟若是。則不念其爲君之道。有容乃大者。君道也。既不能容人。卽不念爲君之道。不能寬綽其心。淺狹褊隘。移其所自反者而責諸人。遂至于無罪者亂罰之。無辜者殺之。將以止怨而不知其怨愈甚。怨有同者。言人心雖異。而其爲怨則同。叢聚也。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其原則自壽張爲幻之言有以惑之。人主不好逸樂。則壽張之言何自而入哉。且無逸一書。戒逸樂事也。前說三宗文王受命之長短。後說聽言之審與不審。因言而自反。與不知自反。何哉。曰。此皆所以爲逸樂戒也。人主苟憂勤。則心平氣定而一身和。邪說不進。下無怨言。祝詛則天下和。一身和。天下又和。此壽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和。邪說易進。小人怨詈殺戮無辜而天下亦失其和。此壽命所以短也。周公推言人主之壽。下及于小人怨詈之情。亦可謂親切矣。古之王者兢業于上。而王言之大。王心之一。使百姓咸頌其美。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使皇極之民皆稱其德。感召和氣。以享歷年之久。豈無自而然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自君子所其無逸至是叢于厥身。皆嗣王之所監也。豈特成王當監。卽千百世下之人君。亦不可不監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六

周書

君奭

此篇乃召公欲退而周公留之故作此書也二公輔相成王營洛邑周公復子明辟二公之功亦成矣二公之心皆欲去矣周公既爲成王所留召公不欲周公之留也是以有不悅之意然則以周公之留爲是則召公之不悅得無恝然忘情于君乎以召公之不悅爲是則周公之復留得無貪祿固位乎據此二公之心各有所向功成身退者人臣之常道此召公之志也與周家相爲無窮者宗臣之深憂此周公之志也周召乃同心一體之人周固不可無召而召亦不可無周周公既爲成王留則召公安得猶退洛誥之書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君奭之書乃周公留召公之辭古之大臣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視天命之無常皆以爲切己之事故此篇多言天命之不足恃惟在得人以繼持之耳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者慎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者也師保皆三公之官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是也保次于師而此序云召公爲保先于周公者蓋此篇爲留召公而作故也相成王爲左右左以佐之右以佑之觀成王之初卽位也本中材庸主管蔡流言之變周公幾不免則其資稟可

知矣。及其後也。信任周公。而不忍周公之去已。是非師保之職。朝夕納誨。涵養成就。何以至是哉。及其功既成。而召公起勇退之心。爲召公之計則得矣。爲成王爲周家計則未也。故周公因其不悅而作君奭之書。挽召公留欲與之共圖周家之政。至于永永無窮而後已。卒之召公相成王。及成王周公已歿之後。至康王之時。猶未忍去。其亦有感于周公之言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也。奭者名之也。既尊之曰君。又以名呼之。何也。古人質樸誠實。無所隱諱。況于同列之相親。朋友之相與者乎。同列而稱其名。若此君奭是也。朋友而稱其名。若曾子之責子夏曰。商汝何無罪是也。後世有深情厚貌。懷疑獻諛。此風不復見矣。弗弔。天降喪于殷。弔、憫也。商家不爲天所憫。是以降其喪亡之禍于商。商既墜其命。而周受之矣。周公言之。若有惻然之意。蓋聖賢初心。本不欲利商家之天下。商之墜命。豈周之所欲哉。一天命也。商既墜而不可保。我周雖已受之。其敢長保乎。其基業至于永休。而爲天所輔。其或出于不祥。皆我所不敢知也。其不敢知者。以見天道之難測也。基、業也。永、長也。孚、信也。休、美也。若、順也。棐、輔也。忱、誠也。周之基業長。信有休美。以順天而爲天所輔。其誠

此得天命者也。其終或至于不善。爲天所棄絕。此失天命者也。周公皆以爲不敢知者。蓋天道高遠。不敢預知。既不敢知天。則所知者人事而已。盡人事者雖不求于天。而天自不敢違。人事之不盡而汲汲于知天者。雖求于天而天愈不可測。古之聖人。卽求天于己者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此周公舉召公往日之言而證之也。周公之意。若曰基之永孚于休。毋亦出于不祥。毋皆不敢知。往日召公已有言曰。是在我而不在天矣。召公已有時我之言。亦不敢以天命之既得爲安。遂至于不念天威之可畏。不察民之有過。蓋安于天命而不修人事者。必不能長念天道之可畏。亦不能察民之有過。召公既知天命之可畏。而遠念之者。當常存畏敬之心。知民之有尤過愆違者。當化惡爲善。去乖爭爲和睦。我不敢以寧于天命之故。遂至于不念天威。不察民過。則周公知天命之在我。而不在天。能畏天威。能察民過矣。故曰惟人。惟人者。在于人事之當修。不必求之天可也。後嗣之子孫。不能恭承天地。遏絕佚失前人之光。我已退老而家居。則何由而知之。天命不易。言其天命不可輕易。旣曰不易。又曰難諶。以見其難諶而不可測度也。天命難信如此。至于隕墜厥命而不能以經久歷年。抑誰之過。雖是後嗣之子孫不恭上下遏絕前人光之失。其實大臣之退老而不任其責所以至此也。周公言及于此。見天命之無常。全在人事。則輔相成王以祈天永命。周召安得而辭哉。嗣、繼也。繼前人文武之志。恭承其明德者。正在我小子旦。周公自任之辭也。我小子其任甚重。然非能別有正人之道。亦在乎行前人之光明以施諸沖子。言以文武之明德開悟成王之德也。上一句乃周公自任之辭。下一句乃周公不敢自居之辭。以前

人之德而行于己則必當以是自任以前人之德施諸君則不敢以是自居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更端而言之也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者申上文之意也上文既以天命不易必迪前人光施于沖子此又言天不可信我惟遵行武王之德使國家延長則天終不用釋廢文王所受之命矣天命自文王而始故受遵武王之德則不替文王之受命此言惟德可以得天以周公之聖豈不知天命既曰不敢知又曰不易又曰難諶又曰不可信此知古人不以在彼者爲天而以在己者爲天捨一己而外求天皆爲不知天也皆僥倖之私情而非躬行之實理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則周公歷敘有商之賢臣能成其功業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天命而有天下當是時則有伊尹者輔相成湯其治功至于格天言與天無間矣莫大于天人臣輔相之功至于與天同其大則是無一夫不被其澤無一民不蒙其澤也在太甲是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者官名卽伊尹也亦曰阿衡天下之所倚以安平也故曰保衡太戊、太甲之孫也是時則有伊陟、臣扈伊陟、伊尹子經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在湯時已有是人疑至臣扈是也太戊時尙在可謂累朝之元老也伊陟臣扈二人相太戊其功至

于與帝爲一天卽帝帝卽天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變其文爾言保衡之于太甲伊陟臣扈之于太戊其可以幾于伊尹之相湯巫咸乂王家巫咸亦太戊之臣經曰伊陟贊于巫咸是也乂治也治王家之事特能修其在人之職而已未至于格上帝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卽巫咸之子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甘盤卽高宗舊學之臣也明此二人者不及伊尹保衡伊陟臣扈故不言格天格帝之功高宗後得傅說此不言傅說者推本而言之高宗後來所以恭默思道夢想求賢亦皆舊學之時甘盤之功居多周公舉此四人者其德有大小功亦有淺深皆能成其輔相之業陳列也皆循此爲臣之道其功陳列于前安治商家故使商家之禮升至配天爲天子者配天者也商家子孫長有天下以祀天故曰禮陟配天歷年之久周公舉以告召公欲挽留召公使之以商家賢臣爲法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商家之明君賢臣相與圖治有以感格乎天故上天佑之爲生賢者之多純大也天有以佑之故商家人材之盛充實于其國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國有人焉則實無賢者則虛天之佑人君莫大于生賢良弼曰帝賚而顯俊所以尊上帝則賢者之生豈非天所以佑人君何以見天之佑商而使商家人材之富其在內而百官族姓王朝之人也則無不秉持其德以明其憂國之事不敢暇逸以盡其職之所當爲者秉德明恤也其在外而小臣也則無不藩屛于侯甸之服武夫糾糾爲王之衞者屛侯甸

也若在下而奔走侍御僕從綴衣趣馬之人也則亦無不惟德之是擧以乂治其君之事惟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之臣各盡其職各任其事故一人在上無事則已苟有事于四方則惟動不應徯志四方之民信其上如卜筮然君民之相孚本于大臣輔相之業所以至此夫以商家之臣如七人者其功直至于上得乎天下得乎賢其盛若此則周之治苟未至于商召公其可遽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既說商家賢臣勳業如此再言商家享國長短在于人事而不在乎天平者謂下能和平其民也格者謂上能感格乎天者也能和平其民能感格乎天享國歷年必久故曰天壽平格此卽求福不回于祿愷悌之意也平格卽壽非平格之外別有天壽也商之君臣能平格則天壽之天保乂安治有商其後之嗣王如紂者不能平格則不爲天所壽不爲天所安治故天滅之以威與亡之效全在人事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固堅也永長也汝若能爲長遠之慮不爲目前之計不安于小成不止于僅足卽永念也能永念則天命有隆勿替其治將潤色顯飾粲然于我新造之邦周家對商而言之文武受命未久故曰新造邦周公以永念者期召公則其所慮亦深且遠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前既歷舉商家得人之盛矣此又舉周家文武所以得人之盛割裁正也申重復也勸勉勞也寧王即武王也武王本有德矣天又從而裁正之重復而勸勉之此與式教用休陰誘其衷同意武王之德所以極其盛而無有踰越者皆上帝割申勸之也故能集有天下之大命于其身周公先言武王者蓋欲言文王之德則必舉武王武王所以能集天命于其身者豈無自而然哉蓋本于文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修者因其壞而修治之也和者因其乖而和之也紂在上三綱五常既壞而人亦爲之不和矣文王庶幾能修和有夏雖文王之責而實不敢自以爲功但庶幾而已當此時文王惟得此五人者爲之助虢叔也閎天也散宜生也泰顚也南宮括也不言呂望以見言兵者非文王之本心也文王有此五人爲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故能成修和之功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又曰文王之辭也文王雖有此五人文王之心常有歉然不自足之意且曰無人能往來爲我道常教于天下無其德以降下于國人且文王已有人迪彝教而必曰無能往來文王已有德降于國人而必曰蔑德聖人之心其不自足也如此亦惟純佑秉德上文言商家之事既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矣故此云亦惟純佑秉德天心純一佑助文王故生賢佐皆秉持其德之人賢者天所生也故迪知天威言其踐履無不與天合亦如迪知上帝命同乃惟時昭文王此秉德之臣能明文王之德輔相而開導之使文王之德所迪行者皆足以顯見覆冒于天下以此而聞于上帝惟是賢者能迪知天威所以能相其君亦聞于上帝天爲君而生賢故賢亦以天而輔君也文王所以能受有商命

皆賢者輔相之功。以文王之聖。猶資賢人之助。而況不及文王者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此武王得人之助也。時虢叔已死。故曰四人。惟茲四人。輔相武王。庶幾蹈履至于保有天祿。曰尚云者。亦與尚克修和我有夏同。皆不自恃之意也。其後也暨及武王誕行天威。咸劉殺其敵。以與征伐之師。謂之尚迪有祿。則保有天祿者。武王之初心也。誕將天威。而謂之後暨。則征伐者非武王初心也。不得已而後爲此舉爾。非是武王始者便欲將天威也。惟茲四人明武王之德。使武王之德覆冒于天下。天下之人盡稱頌武王之德。萬國同辭。此四人者。在文王時昭文王。則以其冒聞于上帝。在武王時昭武王。則以其冒而使天下之稱德。何也。言天則可以兼人。言人則可以兼天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王之治。五人者爲之。武王之治。四人者爲之。況今日成王之治未成。召公其可不以五人四人者爲心乎。予小子旦視今之天下。如游大川然。以其險而難濟也。任重而不克勝也。必得召公同心輔政。則可予自今以往。暨汝奭濟小子成王于大川之險。亦如未在位時。召公之心。豈不謂成王已卽政。已在位。能勝其任矣。殊不知任大責重。非成王所能當。在召公視之。亦當與未在位時同也。誕無我責。汝召公不須責我。以爲我不當挽留召公也。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收、藏也。勖、勉也。耇造、老成之稱也。爾

召公倘有意收藏韜晦。無能勉其所不及。則是老成人不肯降下其心。以輔成王也。周家之治有不逮處。尙望召公加勉則可。既不能勉所不及。若老成人不降下其心。則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敢望其至治之極乎。文王興于岐山。時有鳴鳳之祥。此治之感召也。然則召公安得不加勉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奭不可不以此爲監。文王之功如彼。而今日之治未成如此。其當監視于此。我周家受命雖有無窮之休矣。然有以基之于前。無以成之于後。則前功不可保。豈非亦有大艱難者乎。告君奭當謀所以寬綽其心。欲去者其心迫窄故也。寬其心則當爲成王留。我不以後人迷惑之意。豈爲目前苟安而已哉。誠欲後人有所觀法。有所循守。不至于迷惑也。此周公所以開召公之心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指武王也。周召二公當時親受武王顧命。託以後嗣之事。故舉前日之事以告之。曰前人敷布腹心。以命汝作汝民極。極、中也。使民皆于汝而取中。故曰作汝民極。曰者、命之辭也。曰汝當明明勉輔後王。勗、勉也。偶者、匹合。輔佐也。在亶乘茲大命。亶、信也。乘、行也。我之命汝如此。汝當以誠信行之。惟法文王之德。以大承當此無窮之憂。蓋天下至重。乃是無窮之憂也。欲承此無窮之憂者。苟非法先王之德不可。此皆武王所以命周召之辭。人情誰獨無是愛君之念。周公舉武王昔日顧命之辭以留召公。召公寧不惻然有動于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公曰君凡我所以告汝者皆出于中心之誠然然則周公豈有不誠者哉而必曰告汝朕允示之以至誠者蓋召公之所見與周公不同以聖人而與聖人言則不言而意已傳以聖人而與賢人言故多言而意始悟召公下于周公一等者也故不能無費辭保奭既稱之曰君又稱其官皆所以尊召公也其汝克敬我告汝之言既出于誠則汝當敬我言不可忽也其以予之言監視于商家喪亡大亂肆念天威之可畏如此召公安得輕于去天威而謂之我者天下無一事而非吾身之理天威之可畏者卽其理之可畏者也予不允惟若茲誥此又周公自謙之辭我之心未足取信于人所以如此多言以見多言非周公之得已也實欲有以明其心也予之意惟曰王業之所以成者在我二人周公不可一日無召公汝之意亦曾與我合矣其言曰誠在是周召二人矣猶慮夫周家積累之久天之美日至福祿之來無窮非我二人所能當蓋德不勝福則必有危我深以滿盈爲懼故欲去也夫召公所謂在時二人之意雖與周公合而惟時二人弗戡之意則與周公異周公以王業終始爲憂召公以一身滿盈爲憂也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周公以謂召公雖以滿盈爲憂惟能敬德者則雖滿而不溢汝盍以敬德爲念乎今日相成王保治安持盈成兢兢業業不敢少忽者是乃敬德也又當于下僚之中有賢者則明而舉之置之上位不大也至于他時國家躋于大安功業至于大盛則此時可以遜

與後人而去矣。在今日未至于盛大。未有後民可遜。則召公未可去也。蓋大臣之進退。常以人才之得失爲慮。有賢者以任其事。則身可以退而無慮。蕭何之死。必引曹參以爲相。管仲不能薦賢于桓公。徒知三子非人情不可近。所以不能免後人之議也。召公以滿盈爲憂。周公所以開拓召公之心。使之以天下爲憂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又嘆而言曰。所以厚輔周家者。惟我二人。故能至于今日之美。使社稷安寧。商民已服。成王長而踐阼。豈非我二人之力乎。雖然。知今日之休爲可美。又當知他日之患爲可慮。既圖之于其始。必當保之于其終。我之意欲與二人者。皆能成文王之功于不怠。言文王之功有所未備者。當以勤而成之。使海隅出日之邦。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地。無不率俾。則文王之功始成。苟及于近而不及于遠。及于中國而不及于外夷。皆未足爲功之至。觀此章以見古之人君能信任其臣。古之爲臣者能任其責也。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無隅出日罔不率俾。此豈易事哉。而周公所以期望于召公者。皆以是爲人臣之職業。明乎此。則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者。非伊尹之責乎。四海之內咸仰朕德者。非傅說之責乎。推而下之。則牛羊之茁壯。會計之當否。果非乘田委吏之責乎。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果非任千乘國者之責乎。古之爲人臣者。隨其小大而各任其責如此。後之爲人臣者。隨其小大而皆不任其責。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其去古人已遠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惠順也我不順汝之所爲所以如此多誥召公之意欲去周公之意欲留周公安得順召公之所爲而聽其去乎前言予不允惟若茲誥所以見周公之不自恃此言予不惠若茲多誥所以見周公之不苟同天之愛民也無有窮已予不以一身爲慮而以天之愛民者爲念閔念也公曰嗚呼又更端而告之嘆而言曰惟乃知民德借民情以爲喻也民之德罔不能成其始而怠其終民之情勤初怠終也如此既是召公之所熟知則召公安可以民情自處乎惟其終可也當敬順此言自今以往以敬而用治尤當謹其治于終也語有之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觀此篇周公所以拳拳于召公者豈非人臣之晚節乎

尚書詳解卷三十七

周書

蔡仲之命

仲乃蔡叔之子也。蔡叔流言于國。周公既囚之于郭鄰矣。何爲而復用其子也。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蔡叔之謀害及周公而不及王室。則周公必將恕其罪。惟其與三監淮夷武庚協謀以叛周。周公身爲冢宰。將以正王法。則不得私其兄弟焉。是周公之不得已也。雖然。周公豈一日而忘兄弟之恩哉。無一日而忘兄弟。則夫叔之子有仲。能克庸祗德。以蓋前人之愆。豈非周公之所深幸歟。又況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前日之事。公不以恩而損義。今日之事。公不以義而掩恩。觀此篇之書。當有以知周公親親之情。故其所以告戒之言。皆家庭訓誨之語。而非可以常情論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既得罪于王家。何以得稱沒。蓋仲之賢久矣。周公既以其子爲卿士。則不可以囚其父。蓋赦其罪矣。又況命蔡仲踐諸侯位。不廢其舊國。則叔爲始封之君。既赦其罪。則得以稱沒。先儒謂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其說是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之時周公爲太師三公也冢宰六卿之長也以太師兼冢宰是爲公而兼卿正百工之事所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是也三叔流言卽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也變起于家庭禍生于骨肉周公將何以處此哉大義滅親不得以兄弟之故而屈于王法使周公而如舜三叔如象則封之可也象之謀害舜也止及其身三叔之謗周公也害及于天下又況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法在周公權在周公安得以如舜哉致辟管叔于商者就商地而誅殺之也其罪重故也囚蔡叔于郭鄰郭鄰者中國之外地名囚者制其出入也其罪輕于管叔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廢爲庶人三年之間不得與兄弟敍齒列三年之外則齒之也其罪又輕于蔡叔也三叔皆有罪管叔霍叔之子無聞焉惟蔡叔之子蔡仲能用其敬德故周公用之以爲己之卿士焉周禮畿內之諸侯立卿兩人周公爲畿內諸侯故以仲爲卿士及叔之卒也乃命諸王邦之蔡孔氏曰叔之所封畿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畿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然仲之命也不于叔未卒之前而乃于叔卒之後何也蔡叔未卒則仲無君國之禮蒯聵在而立輒衞是以亂故周公之封仲也必于叔卒之後此又聖人所以正父子之名也此一章非周公命仲之辭乃史官敍述其事其言簡而有法觀周公之位冢宰也曷嘗容私于兄弟之間哉其致辟管叔也乃管叔自取其辟而非周公辟之也其囚蔡叔降霍叔也乃管霍自取其囚與降而非周公囚之降之也其封蔡仲也亦蔡仲自取其封而非周公

封之也賞善罰惡在人而不在己周公何容心哉此之謂天討有罪天命有德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遘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之也小子胡亦與小子封同意胡仲之名也小子者以其年齒尙少未有所知當受教誨也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將以命之必有以美之汝能率循文武之德能改蔡叔之行亦在于謹其道爾謹其道者不敢違道則必知所決擇德則循而爲之父行則改而不爲肆我所以命汝爲諸侯于東土之地往卽乃封敬哉汝今往就此封爵尤當敬其事勿謂其已能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而不加勉也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周公篤于親親之情故戒之之辭尤切爾庶幾掩蓋前人之過者惟在忠于事君孝于事親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揚名可以顯父母不遺父母惡名如東晉沈勁恥其父有凶逆之行欲死以滌之變凶逆而爲忠孝者此可謂能爲子矣爾乃遘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遘行也迹善迹也汝當行善自汝身始勤而終不怠以示乃子孫之法蓋祖父有善行則爲汝者但使汝之子孫取法于祖父可也爲祖父者既有過則爾子孫將何所法乎自汝身而不能行善不能克勤爾之子孫無取法則爾父之惡名日彰矣此乃周公深有望于蔡仲砥礪植立湔雪前人之恥以自新其門戶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則周公示之以知所取舍也爾將何以垂憲乃後乎文王之彝訓可循則循之爾考之違王命可改則改之蔡仲既能率德改行則能率彝訓

不爲違王命矣。周公又就其已能者而申警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又以天人至公之理示蔡仲。天無私親。惟有德者輔之。此天有至公之理也。民無常懷。惟惠者懷之。此民有至公之情也。爾勿謂汝父有罪。天不輔汝。民不懷汝。自汝之身。苟有德以感乎天。有恩以感乎民。則天人將不汝棄。天下之善亦多端矣。要其同歸則歸于治。天下之惡亦多端矣。要其同歸則歸于亂。治與亂者。善惡之應也。故夫人之爲善惡者。不在治亂效驗之日。而常在于是非一念之初。爾其戒哉。當以同歸于治同歸于亂者爲戒。謹其初而思其終可也。謹其初者。乃是非之一念也。思其終者。治亂之效驗也。始然之火。至于燎原。線溜之泉。可以滔天。可不謹其初而思其終之可以常行乎。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是自初而爲終之慮也。苟惟決擇之初。不能謹審學仁而至于兼愛爲無父。學義而至于爲我爲無君。無父無君。遂至于爲禽獸。其端甚微。而治亂甚大。故愼厥初。惟厥終者。至于其終可以不困。不困則歸于治矣。不惟厥終者。終于困窮。困窮則歸于亂矣。人情孰不欲好善惡惡。亦誰肯舍善而從惡。惟其決擇趨舍之不審。以惡者爲善。反以善者爲惡。及其機已熟。則治亂形焉。蔡仲爲蔡叔之子。是雖其心以父之惡爲懲戒。安知不矯枉之過。遂流于惡而不自知乎。故周公以爲善不同爲惡不同者示之。以其所歸。又以愼厥初者示之。使知所辨。惟恐蔡仲矯乃父之失。懲乃父之

罪過于用心雖不蹈父之惡而惡亦多端不可以一概言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此言爲諸侯之綱目也爲爾之職者得非在于勉乃功乎凡諸侯所當爲之職者皆在所勉也得非在于睦四鄰乎凡朝聘會同鄉校之禮在所當講也惟其懋勉汝之功則蕃屏王室者在此矣內爲天子牧養小民而外爲天子禦侮藩蔽王所則乃績之勉是乃所以蕃王室也惟睦汝之四鄰則和兄弟者在此矣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行玉帛之往來則四鄰之睦是乃所以和兄弟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康安也濟成也安民之居成民之業當循大中之道而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相傳之要不出中之一字何謂中任理而不任意任公而不任私是也若夫作聰明以亂舊章視聽之不審以側言而改厥度者皆任意也非理也皆任私也非公也舊章皆中之所存法度者亦中之所寓惟作聰明者必至于喜功生事好奇立異而舊章于是乎亂矣惟視聽之不審者必至于聽無稽之言用弗詢之謀窮兵黷武橫賦厚斂而厥度于是乎改矣度即舊章也曰舊章則有已然之則曰度則有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蔡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爲奇也故有此戒天下有自然之中理初不在乎作意爲之能如此則予一人將汝嘉美而不汝棄矣王曰嗚呼申言以訓之曰小子胡自今以往無荒

忽以棄我之言。欲其終身奉行之也。此篇大意。惟在率德改行一句。蓋前人之德。是改行也。至于德則謂之率。乃祖文王之彝訓謂之舊章。無非循其自然之理。不在于矯揉而爲之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之爲惡。亦已久矣。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則在武王時常不服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攝政時又叛矣。此言成王東伐淮夷。則周公歸政之初。成王卽政之初又叛。洛誥成王卽位。封伯禽于魯。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魯侯征之。彼言徐夷並興。此言伐淮夷。則知成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正同時也。蓋爾奄國。自武王至成王卽政初年。凡三叛。故多方之書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知此伐淮夷者。乃第三次也。反覆背叛不常如此。故成王既伐之。則遂從而滅之。踐滅也。滅其君而徙之也。作誥命。言徙奄平淮之政令。史敍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平也。平淮夷以爲王者政令也。其書已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王者之兵。無滅國之理。成王既滅奄矣。又將遷其君于蒲姑。則知踐奄者。滅其背叛之君。謀于奄衆別置其君。則其社稷不滅也。蒲姑、齊地也。成王以其叛服不常。去中國遠。故徙其君于蒲姑。近齊之地。使之邇王室之化。周公以此告召公。先儒謂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其書已亡。未知其必然也。此二篇之書。皆有其序而已。

尚書詳解卷三十八

周書

多方

武王之伐商也。一戎衣而定。何其易也。既得天下。易世之後。商民猶不服。自大誥而下。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之書。無非爲商民而作。何其難也。觀孟子答公孫丑論王道之難易。可以知此矣。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而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則知商民念商德澤已深。而服周之化猶淺。武王崩。一經武庚之變而國叛。及成王即政。又叛。東坡先生曰。周無周公。則商之復興必矣。以西漢之道德比之商。猶礪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興。成功若建瓴然。此周召二公所以終不敢去周者。爲是故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矣。自滅奄而歸。在鎬京諸侯朝覲之際。因作多方之書以告庶邦。多方之書與多士相類。多士誥商民之遷于洛邑者也。多方誥四國多方併及天下之諸侯也。夫以周室堂堂天下之大勢。視商之遺民。不啻泰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爲過。而成王周公諄

諄于口舌之間。不能自已何也。然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圖天下之心。寧使吾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于天下。寧使吾有餘威。不忍盡其威于天下。堯不以四凶之害治。而遂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遂用擣其巢穴之師。此皆聖人寬緩和柔之政。視天下如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有掃蕩之舉也。秦漢而後。吁亦薄矣。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史官記其時日。敘其所以作此書之旨也。踐奄之舉。豈成王之得已哉。成王不得已而踐奄。及歸自奄之後。恐多方之諸侯。猶有未服以干天討。如淮夷之國者。故作書以開導之。周公曰。王若曰。先言周公而後繼以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告也。自大誥而下。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以王命告也。而不言周公何也。曰。史官于此舉周公。則知前數篇凡言王若曰者。皆周公之辭。猷告爾四國多方。言以道告爾四方之國。多方之諸侯。惟爾殷侯尹民者。凡在殷國之諸侯。與乎爲正民之官者。併告之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爾命。謂誅紂也。紂爲無道。得罪于天。我奉天命以伐紂。既降爾命。此爾之所知也。汝諸侯既知紂以暴虐取亡。我周何預焉。爾諸侯猶有未服之心。何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

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此舉有夏之事以爲證也。商之伐夏。猶周之伐商。有夏之君所以圖謀天命者。不能常敬念于祭祀。蓋欲謀天命。當求諸己。己能以敬奉其祀事。則天命得矣。夏之君不知此。故天于是降格于夏。謂有災異以警懼之也。天之愛人君至矣。自非大無道之國。常欲扶持之。故日月之薄蝕。山川之沸騰。皆所以降格于有夏。使知所戒。天雖降格于夏如此。而有夏之君視之如未嘗有。方且大爲逸樂。不肯出憂民之言。人主有憂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言。有憂民之言。則必不敢爲逸樂之事。既誕厥逸。則必不肯感言于民矣。乃大淫昏者。其心蒙蔽而昏亂也。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未嘗以一日之力勉行天道也。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其心無所發明矣。安能以一日之力行天道乎。乃爾攸聞。此有夏之惡。天下之所共知。亦爾之所聞也。惟其桀之惡淫昏于厥心。故見之于民者亦無有善政。凡人主謀天命者。以民爲主。有夏所圖帝之命。乃不能開民之所麗。麗、著也。離、麗也。人情莫不欲壽。是所麗在壽也。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是所麗在富也。三王厚之而不困。桀乃不克開于民之麗。凡民之所欲處。皆爲之窒塞不通。方且降刑罰之威。以增重其亂于有夏之國。因甲于內亂。甲者、始也。其亂自內而始。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不能以善道承其衆。孟子道性善。謂民性本善。人君亦當以善道承之。使趨于善。桀不克靈承于旅。故無有大惟恭德之是進。不惟恭德之是進。是忽略其民也。

忽略其民所以大爲舒惰之政于是視民事若不切然不以介意者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桀既不以民爲心故民亦不以君爲心有夏之民皆相率爲貪叨忍憤以拒其上桀乃取其殘賊之臣爲慘酷而剿割夏邑者日日尊敬之以此而爲治桀之罪至此則天人之心皆失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亂不極則治不生此自然之理也有桀之暴則必有湯之仁天求其可以爲民主者莫如湯故降明美之命于湯俾之刑殄有夏而滅之知天之所以與湯則知天之所以不與桀矣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于喪亡者天之不畀者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畀至于純一則冥冥之中無一毫佑夏之意矣天之佑商也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畀夏也必曰不畀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更言桀之罪曰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義民賢者也永長也享受也明主任賢可以享天下之福桀不能任賢享天下之福故雖有多方之義民不能長享其國也義民既棄而不用以享其國則有夏所恭之多士皆其不明保享于民之人也安受有民國之福者惟賢者爲能明之故禁其亂于未形之前絕其惡于將然之際不能明其保享于民則必小人也必慫恿之人也夏之所敬在多士之列者皆此等輩也賢者既不用之以享其國所用者皆不明保享

之士。是桀之心與小人合也。君臣志趣如此。卑下所以相爲暴虐之事。以及于民至于百爲。凡所爲之百事也。皆在窒塞處。無有開明之譬之行路焉。遊大公至正之道。如履坦塗。四通八達。可以南可以北者。由邪徑左道而行。如出入山徑之蹊。荆榛滿目。將見途窮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言桀之罪。則必言商家之有德。而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衆。大能伐夏而爲民主。湯豈無故而得之哉。麗。著也。人心必有所麗。譬如日月必麗天。草木必麗土。人心不麗于邪。必麗于善也。正身以率其民。民安有不相勸而爲善哉。不特愼厥麗可以勸民也。民雖被刑。亦知勸善其意。必曰上之刑我也。非虐我也。所以禁我之爲非而驅我之爲善也。今而不免于刑。皆己自取。上之人何尤哉。此厥民刑用勸之意也。以至于帝乙家法。所傳賢聖六七作之君。莫不皆然。無不明德愼罰。明其己之德。以率民是用。德者。其本心也。謹其罰惟恐濫及于民。是用刑者。其不得已也。民知上之明德愼罰如此。亦能用勸爲善。要囚殄戮多罪。有罪之民陷于刑獄之中。至于戮者。亦皆知勸。以爲上之刑非以毒民。而民之自取之也。明德愼罰。即愼厥麗乃勸也。要囚殄戮多罪。即厥民刑用勸也。不特明德愼罰而民勸。雖要囚殄戮而亦勸。不特要囚殄戮而民勸。雖開釋無辜而亦勸。無辜者釋而免之。而民亦知勸。是無罪者不枉也。要囚殄戮多罪。是有罪者不縱也。人主本原處既正。則或刑或不刑。無非所以爲勸。且刑一也。先王用之

而可以使天下之爲善。後世用之而愈召天下之犯法。何哉。先王之刑。皆仁心之所寓。而後世之刑。皆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于不網不射之際。文王未嘗不蒐田也。而仁見于一發不再舉之時。推此以觀。則皐陶之刑。可以使四方風動者。豈刑爲能爾哉。仁心之所形。所以陰驅潛率之者多矣。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有商之賢君其所爲者如此。至于爾辟。指紂言也。紂不能法先王所爲。故不能以爾多方之衆受天之命。則商之興也。必有所因而興。商之亡也。亦有所因而亡。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周公先嘆而後以王命告之曰。予之作誥以告爾多方。非天用釋有夏而不佑之。夏之君自取之也。亦非天用釋有商而不佑之。商之君自取之也。是天命之廢興在己而不在天也。乃惟爾君紂以爾多方之衆。不能修己以謀天命。方且以大淫過之行而圖天命。惡事盡有辭說。言其惡之可指也。夫爲善而至于有善之可指。曰某人仁人也。某人義人也。此爲善之成于著見如此。爲惡而至于有惡之可指亦然。泰誓三篇。武王數紂之罪。是皆有辭。是其惡之成于著見如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周公更取有夏之事。對商而言之。集有積聚之意。享者享受其國也。弗集于享。則凡今日爲之明日爲之。今日積之。後日積之。皆不可以享國之事。故天降時喪。令有邦之諸侯如成湯者代之。蓋自諸侯而爲天子也。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厥逸。是以逸爲逸也。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是以勤爲逸也。紂不以勤爲逸。

而以逸爲逸。則其所謂逸者。皆縱恣放辟之所爲也。所以謀其政者。不務蠲潔其身以進于善。其濁穢可知矣。烝進也。故天亦從而降下喪亡。是天之棄商。亦如前日之棄夏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卽聖也。下愚卽狂也。聖之不可以爲狂者。猶狂之不可以爲聖。此孔子之所謂不移者也。而周公乃曰。聖乃可以作狂。狂亦可以作聖。則無乃上智下愚之可移歟。曰。孔子之所言者。聖與狂之成也。其習旣成。則不移矣。周公之所言者。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故聖而罔念。則遂趨于狂之路矣。狂而克念。則遂趨于聖之路矣。聖者決不至于作狂。狂者必不肯以作聖。然亦有此理。使堯舜一日而忘兢兢業業。豈不移于狂乎。是西子之蒙不潔也。使桀跖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乎。是惡人齋戒沐浴也。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爾。若能移之。是惟狂之克念也。周公言此者。以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則天豈有終棄之哉。上天之意。念其商家祖宗賢聖。不忍驟然棄紂。故須待寬暇湯之子孫。于五年之久。遲之以待其改悔也。及五年之間。紂不能改悔矣。大爲民之主而無一善之可聞。無一善之可聞。是終于爲惡者也。周公何以見天須暇五年哉。周公卽心而卜之也。人心未盡去。武王未忍伐商時。卽天意也。卽未會孟津五年之前也。豈人心之外別有天哉。聖人之心不忍棄人于爲惡也亦然。有不善于此。必涵容之。寬暇之。教誨之。遲以須其改變。不得已而後棄之。堯之廢鯀也。必至于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威殛頑也。必在于

侯明撻記之後湯不以不祀而遂興征葛之師既遺之牛羊既使亳衆往耕而其終猶不改也然後征之矣嗚呼此天之所以須暇之子孫必于五年之久也天非棄紂紂自棄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既不能改過天于是求于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欲以代商大動以威者言其災異日至天威欲去紂而滅商也開其有能顧天者顧與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同顧回視也謂其不違乎天理也閉乎彼所以開乎此閉乎商所以開乎周惟爾多方之中無有能顧天者足以上當天心惟我周王文武能以善承民有夏之君惟不克靈承于旅故爲天所棄我周王能靈承于旅故爲天所與克堪用德德者得于己也在他人則敗其德而不用在周王則能用其德天所愛在民而周王靈承于旅天所親在德而周王克堪用德故可以典主神天人君之所以典神天者爲神之主上而星辰日月得其序下而山川草木得其寧中而宗廟社稷得其安皆人主有以主之也惟典神天得其所以主神天之道故天于是式教之而用其休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皆天所以陰誘其衷用訓厥道者也天畀與以商家之命使文武尹正爾多方而爲之君我文武之代商也豈有私心哉天予之也上天至公之理如此爾多方之人尙何疑之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今我曷敢多誥。謂我本不欲以言語之文告天下爾。苟不從惟有誅戮爾。豈敢多爲誥辭哉。言寬恩不可以數得。我前此亦嘗大降下爾四國之君。謂滅管蔡商奄時也。民命卽四國之君也。爾其可不知懼乎。爾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于爾多方。商人所以不服者。其心狹隘。不知有至公之理故也。爾何不以夾輔介助。顯其治道于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乎。據汝商人之罪在于擯棄誅戮。而我周家撫汝以恩。使汝尙得宅居汝之故居。畋爾之土田。爾何不順王政以廣大天之命乎。爾乃蹈行屢爲不安之行。是汝心不知自愛故也。爾乃不肯大安其天命之當然。是爾之盡棄其天命而違乎天也。是爾乃自爲不常之事。以謀信其正道也。夫謀信于正道。其心必有常。今爾以不常之心。豈能謀信于正乎。觀此有以見周公無忿疾于頑之心。多爲之利害以廣譬之。必曰爾者。所以見其丁寧諄復之意。天命在成王。何預乎多方。而必曰享。曰熙。曰大宅。曰屑播者。蓋理之所不可違者天命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能順我周家。卽享也。卽熙也。天命在周。而汝多方不順我周家。卽不大宅天命也。卽屑播天命也。周公以天命諭多方。豈非示以至公之理。將以破其猜疑之情乎。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時其教告之。謂前此自大誥而下數書。皆所以告汝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三。謂前此伐紂之後。攝政之時。三監與淮夷叛。復政之後。又叛也。自今以後。如有再叛而不用我命。則我惟有大罰以殛汝矣。至于此時。非我有周秉持其德。不務安康。實汝之叛自取之耳。此周公所以絕其疑情于他日也。然則大罰殛之者。豈眞殛之哉。戒之之辭不得不如是之嚴。亦猶酒誥之書曰。予其殺。未必殺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又專責長民之官也。有方多士。周之士也。暨殷多士。卽商士也。此篇書合天下而告之。故併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謂商士也。奔走爲我之臣。爲長民之官。至此已五年矣。自成王卽位遷頑民。至今已五年。監卽長民之官也。胥伯者。相長之人也。小大多正者。小官之長與大官之長。皆是殷之尹民者。爾無不由于法度之中。不可出于法度之外。臬取其有限制之義。自作不和。爾惟和哉。和者。謂其一心事上。無有乖戾是也。爾民之中有爲之倡爲亂者。亦有不待倡而自爲亂者。自作不和。乃不待人率之而自爲不和。爾旣爲長民之官。當有以和之也。爾室不睦。謂爾之室家宗族也。爾雖從我周家。而爾室家之人未睦。則爾亦當和之。至于爾邑克明。灼見利害是非之所在。從我周家之化而無窒塞暗昧。則汝之責塞矣。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自非爾之勤乃事。何以致爾邑之明哉。此皆是責長

民之官民之未服皆汝爲之長者未有以化之爾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凶德者頑而不服者也爾不可以民頑而不服其心遂忌之以爲不可化爾但能以敬和之德在爾之位則民皆將化凶而爲德矣夫人有穆穆之容者人見之自然生敬閱視也我視汝之邑見汝所謀之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永久其力常得畋爾之田終享安居之樂天亦將畀予矜憐爾我有周又將大有以賜爾擇其能迪蹈者簡拔在王庭之上庶幾使爾治其事有所服行在大僚之中謂受之以尊顯之位周公諭商臣能勸率其民我必有以賞之示之使知所勸勉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既以賞誘之此又以威懲之爾能如是則有賞不能如是則有罰故又曰多士爾若不能相勸率以誠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是汝不能奉上也惟汝不能奉上所以致民之不能奉上者皆爾長民之責是爾惟放逸惟頗僻以大遠我之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天威本未嘗加人皆人自取之爾既自取天之威則我所以致天之罰于汝身離逖爾土使爾遠徙不得享土田之樂我周家所以告戒汝至此勤且至矣惟有賞罰二柄看汝所以從違如何爾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我不惟多誥蓋多爲言語以告爾衆非我本意也我惟敬告汝以天命周之得天下也皆天命而汝不知天命之所在故此篇言天言帝尤詳又曰時惟爾初又更端而告之曰自今以始皆是爾之初前日之非已赦汝勿論汝當自今日爲始改過自新汝自此以往若不能敬不能和睦則我決意于刑威不汝赦矣周公恐其言語之多適以瀆民惠太褻而民不以爲德故斷然爲辭曰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告商人之書所以至多方而止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九

周書

立政

立政之篇無非戒以用人之事也不曰用人而曰立政何也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人主雖有法度紀綱纖悉委曲無不詳盡苟不得其人而用之則法度豈能自行哉是亦爲虛具而已矣故戒其君以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得人則政自立成王幼沖之日因流言之變不免置疑于周公則知人之明成王或者猶未之盡既不能知人安能用人此人主之切要周公所以拳拳于此篇之書也

周公作立政

孔子序此書亦與周公作無逸同直書之而其意自顯也古者大臣之戒君本末無不兼舉無逸之書乃人主治身之本原而立政一書乃人主出治之大要二者亦未始不相爲用蓋專于逸樂者溺心于多慾其志與小人合不知君子之可親能用人以立政自非憂勤于治心原昭晰者不能也周公以無逸戒其前又以立政繼其後而人主所以自治出治之大端盡矣召公得周公作無逸之意而公劉之詩戒以民事得周公立政之書而卷阿之詩戒以求賢所以同心輔政者其在茲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所以起成王之敬心。欲其聽之專也。告嗣天子王矣。嗣天子、指成王也。嗣天子今已爲王矣。與前幼沖之時不同。居王者之位。必有以盡王者之責。王者之責莫重于任人。故周公盡舉以告之。謂之咸戒。無有不盡之意也。既言其大者。又言其小者。曰在王之左右。與之親近者。其大則有常伯、牧民之長者也。常任、乃任事之公卿也。準人、乃守法之有司也。其小則有綴衣、掌王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周公又從而嘆之曰。休茲。用人之道。實乃爲政之至美者也。能知以此爲憂者。亦鮮矣。惟其知恤則不敢輕于用人。此數句乃立政一篇之綱領也。雖然。常伯、常任、準人、大臣也。若綴衣、虎賁、奚必舉以戒成王哉。三宅之大臣。成王出而臨朝。與之講論治道者也。其見之時特少。綴衣、虎賁之臣。成王退朝。與之褻近者也。其見之時多。苟惟大臣之是擇。而忽略于褻近之小臣。則讒諂面諛、便嬖側媚之臣。間于其間。人主日與不正人居。則其氣味之所熏染。亦將流于不正矣。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必及于文武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所以養成君德者在此而已。漢世猶有古意。禁近之地。大抵皆以士人居之。如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之徒。歲時宿衞。亦擇其士民之良者。自是而後。此意寖薄。人主日與宦官女子、武夫猛人相處。其視周公之戒。亦已戾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言知此爲憂者鮮。則又言古之人惟有夏之君能蹈行之。有室之所以競强而至于大治者。皆自籲俊尊上帝也。籲、招呼也。籲俊奚預于尊上帝。蓋天下之事無一而非天之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祿、天祿也。事、天工也。苟得其賢者布于百執事之列。則事得其敍。民得其理。物得其和。豈非尊上帝者在此歟。或者不知此意。賢有德則棄而不用。小人則用之。使天職、天工、天位、天祿皆紊亂。而穢德自彰聞矣。方且飾玉帛粢盛曰吾以事天也。抑不知事天者果在于實乎。抑在虛文乎。然籲俊尊上帝。則賢者既至矣。又當知之愈深。信之愈篤。九德卽皐陶所陳之九德也。迪知者。迪己之所踐履而知之。如皐陶所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是也。忱恂者。虛心至誠以待之。如伯益所謂任賢勿貳是也。如知之深。信之篤。則九德之人。其剛、其柔、其正直。無不一一知其情性。有夏之君既能如此。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人之戒。人君必有用人之誠。則人臣進用人之戒。君未有此誠。則人臣豈敢諫。雖諫而無益矣。曰拜手稽首后矣。亦與周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同。意人君用人之道無有窮已。不可謂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如是而足也。又須能官使人材。使位與德稱。而可宅居也。安也。有常任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事之職。有常伯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牧之職。有準人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準之職。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樸棫之詩曰。文王能官人。能知人而不能官人。則用非其所能。能非其所用。故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三宅各當其位。各得其人。爲君之道。盡于此矣。此所以宅人之要。則又在于謀面不訓德也。大順德之人謀之。人以爲未足。又面之以己詢之左右。詢之大夫。詢之國人。此謀之也。觀其言辭。觀其容止。觀其行事。此面之也。人與己相參。以此用不訓德之人。則以之宅人。無不各安其位矣。是皆有夏之君臣如此。自其子孫如桀者。不能法乃祖之所以用人。故三宅之中無有義民。義民者。知義理之人謂賢者也。三宅之所以無義民。以桀德不能如往昔。所以任人之道。既不能如往昔任人之道。則所任者皆暴德之人。謂凶德也。用非其人。所以無後。而用殄厥世。此治亂得失之明驗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陟、升也。對黜而言之。桀黜則湯升矣。桀不作往任而無後。于是成湯升爲天子。耿、明也。釐、理也。上帝之明命。至桀而不得其理。湯之升也。不釐上帝之耿命。則有作新之意。所謂上帝之明命安在哉。即求諸吾心可也。吾之心昭然瑩徹。無一毫之累。則賢俊之心在是。則上帝之心亦在是。顧俊尊上帝者。即此而尊之也。乃用三有宅。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用三宅之人而能即宅。是德與位稱者也。曰三有俊。謂稱其人之有乃事。乃牧。乃準之才。而能即俊。是才與名字也。已用之三宅。既各當其位。未用之三俊。又各當其才。豈非丕釐上帝之耿命。端在于此乎。既有以得賢者之用。又有以安賢者之心。豈爲高爵厚祿而來。上以正其君。下以澤其民。是賢者之心也。苟人主無尊德樂道之意。不能敬其所言。法其所

爲。則賢者不能一朝居。故成湯能嚴敬之以禮。思之於心。無非所以大法賢者之所爲。如湯學于伊尹是也。如成王畏相是也。如此。則能用三宅三俊矣。人主之德見于用賢者如此。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其在商邑之近也。則協于厥邑。和而無乖。其在四方之遠也。則大法上天之所爲。而見湯之德。聖人之德初無遠近之殊。而天下之感聖人之德者。自有遠近之異。協于厥邑。其視不式見德則深矣。

嗚呼。其在受德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昏者。强也。亦曰昏也。受不能如湯之不蘧上帝耿命。乃自强于昏德。紂之德既昏。則與君子不合。而三宅三俊之賢皆遠去。與小人合。羞刑暴德者。與夫庶習逸德者則進用之。羞。進也。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以同厥邦乂。惟庶習逸德。放逸之德習者非一。與斯人而同厥政。帝欽罰之。受之德在于不敬。處不敬非天也。故天以敬罰之。以敬罰不敬。卽春秋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之意也。乃俾我有夏。使我周家有華夏之國。式法成湯當時所以受天命。而奄治萬姓。文武之心與湯同。紂之惡與桀同。故文武之伐紂。亦猶成湯之伐桀。故曰式商受命。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武王之興也。能知三有宅之心。又能灼見三有俊之心。然則紂曷爲不能克知灼見。而文武爲能克知灼見。蓋文武克知己之心。故能克知三宅之心。文武灼見己之心。故能灼見三俊之心。皐陶所謂

亦行有九德。禮記所謂取人以身。文武不能自知自見己之心。則一心之間毫釐有間。形于事物之際。是非易位矣。安能知人乎。有堯之聰明文思。必能知舜。有舜之濬哲文明。必能知禹皐陶。有文武則必能克知灼見三宅三俊。此知人之道先于自知者也。上帝高遠。奚自而敬事之。下民之衆。奚自而治之。文武即其克知三宅灼見三俊者而敬事上帝。是此心與天合也。文武即其克灼者而立民長伯。封建諸侯。是此心與人合也。天人之勢雖不同。而其實則根于文武之心。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有夏弗作往任。而三宅無義民。成湯興。而克即宅。克即俊。紂之所用者。暴德逸德之人。而文武興。則克知灼見三宅三俊皆爲用。是豈宅俊隱于桀紂之世。而獨興于湯武之時乎。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聖賢之會遇。各以氣類相感。自然之理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此周公詳言文武所以得人。凡小大遠近內外無不各得其人也。謂文武之所以立政者。初不在于紀綱制度之間。而皆惟得人之爲要。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三宅之人稱名之異。作書者互文耳。作三事謂三宅之事。此王朝之大臣也。虎賁、以武力衞王者也。綴衣、掌王衣服者也。趣馬、掌馬者。小尹、小官之長也。左右攜僕、執持器物之臣。百司、庶府、府庫藏吏在內之百司也。大都小伯、治

大都小都之長也。藝人、執技藝以事上者。表臣、爲表幹者。百司在外之百官有司也。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長官。若周禮每官各有長。庶常吉士。自綴衣而下無非常久有吉德之士。君子則用心有常而爲吉。小人則用心不常而爲凶。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也。司徒、司馬、司空、又舉文武當時所以擇人爲諸侯之三卿者。與夫爲亞大夫者。爲旅士者。夷、微、盧、烝四國也。三亳商之故地分而爲三也。與夫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夷微盧烝也。三亳也。阪險之地也。皆有尹無不得人。以此見文武之時。不特內而王朝小大之臣皆得其人。外而諸侯之國。遠近之臣亦無不得人。今取周禮而讀之。下至于醫人夔人。與夫邦國都鄙建其長。立其屬。可以見成周內外小大遠近無不得人也。雖然。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遠近內外小大之臣哉。蓋聖人之治自有體統。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統百官。想夫王朝之上如三宅之臣。人主之所親擇。而其下之小大之臣。則又合委之三宅者也。不然。何以高宗戒傅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穆王命伯冏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哉。觀文武之時。亦可謂盛矣。不特文武爲然。而商人之治亦莫不然。君奭之書曰。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古人所以爲天下者。上自公卿下至執事之職。無非賢者。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故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前既合文武而言之此又分言之蓋遠之可監不若近之尤詳舉夏商之事則略言之夏商遠者也舉文武之事則詳言之文武近者也周公言文武當時所以得人之多自三宅而下內外小大無不得人者豈有他術哉蓋自吾之一心求之而已文武不求之于心而一一求之于人則得于此必有失于彼者矣惟文武能居其心于淸然無營之地故人之賢否邪正無不克知灼見故能立茲常事之官謂任事之臣若前所爲常任是也立茲司牧人卽養民之官若前所謂常伯是也常事司牧人皆是俊而有德者言常伯常任而不及準人者舉其大槩則準人亦在其中矣文王克厥宅心立茲常事司牧人皆俊有德此則知人之明矣知人者既得人而稱其任則用人者必當委諸人以專其任庶言者謂謨謀議論之事也庶獄者聽斷獄訟之事也庶愼者機密謹重之事也庶言庶獄庶愼文王一委之于人而無所兼人主自有人主之責臣下自有臣下之責人主之責在宅心以知人也臣下之責在分職以治其庶言庶獄庶愼也若人主而侵臣之職兼人臣之事則不惟一人之聰明有限而臣下亦無所任其責矣文王旣得其人則一以委之而已無預焉惟有司之牧夫在朝而有司存與乎在外而養民者凡事之所當用而從者與其不當用而違者文王一順其所爲庶獄庶愼文王皆不敢知于茲不特不敢兼之而已而亦不敢知之焉此人主用人貴乎專也蓋所謂無爲而治者在此而已後世不知此意若太宗兼行將相事甚者如隋文帝衞士傳餐而食則臣下豈得以任其責哉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武王之心卽文王之心也。文王當時敉寧之功則有義德焉。如所謂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所以裁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武王則率惟其敉功。不敢替文王之義德。武王之義德。卽文王之義德也。文王當時遠大之謀。則有容德焉。如所謂卽康功田功。懷保小民。所以安天下之不安者也。武王則率惟其謀。以從文王之容德。武王之容德。卽文王之容德也。率者循其事也。惟者思之于心也。武王之戎衣底定。與夫偃武修文。皆義德容德之循乎文王者也。文武之心合而爲一。故能並受丕丕基大之業。然義德謂之功。容德謂之謀。義德謂之不敢替。容德謂從。可以見征伐之功、聖人之不得已。安民之謀。乃聖人之本心也。立政之書。大率言用人之事。上文言文王宅心以用人。至于武王、則曰不敢替義德、從容德何也。周公之言體用兼舉。有文王之宅心以用人。爲武王之不敢替義德、從容德。故宅心以用人者。所以爲武王之本。于文王言其本。于武王言其用。本末之互見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周公之言何其有敍也。既言有夏之籲俊。成湯之乃用三宅。文武之克知灼見矣。故此又所以進成王之心。先嘆而後言曰。孺子今已爲王矣。與前日幼沖之時不同矣。繼自今。謂自今以始至于後日我其立政。謂政必由己而出也。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謂人必由己而用也。政不由己而出。則禮樂征伐之柄至于下移矣。人不由己而用。則進退予奪不在我矣。自古柔弱之主。權柄下移。則雖有人

才亦不得而用之。今告成王以我其立政。則凡國之政令皆必自己出。政既自己出。政之大者莫大于用人。故人亦必由己而用。立事者常任也。準人者乃準也。牧夫者常伯也。此三宅之臣。必自我灼知其所順。灼知厥若。與夫子察其所安同意。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此非其所順者也。而所以順者。則羽終于浮。石終于沈而已。君子而不仁者有之。而其所順。則終爲君子而已。小人于暫時之間。亦能勉强。終爲小人而已。此其所順者也。既自我而知其人才之所順。然後大乃使之爲治。相助我所受之民。和諧我庶獄庶愼之事。民謂之受民者。人主之有民。皆受之天。受之祖宗也。時則勿有間之。是不以己間之。卽罔攸兼、罔敢知之意也。我其立政。我其灼知厥若。此聖人之所立己者。時則勿有間之。此聖人之所忘己者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此無時而不在賢也。雖一話言之頃、終思夫成德之彥者用之。以治我受之民。則用賢之心。豈復有須臾毫髮之間斷哉。末終也。惟、思也。成德之彥。老成之人有德之美者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周公又更端而嘆曰。予旦之言皆美者也。我之美言。皆有所受于人。而非己之私言也。成王不可以周公之私言而倦于聽。周公平日所以得于師友。得于傳聞者。今已盡告孺子。使孺子知爲王之重矣。言受諸人而已無所私言。盡于君而已無所隱。成王聽之。當如何哉。自今以往。不特孺子爲王。當以是爲戒。自成王而後。凡爲文王之子孫者。皆當以是爲戒。庶獄乃人命所係。庶愼乃機密所係。不可以輕委

諸其人。輕委諸其人。是誤于庶獄庶愼也。惟得其正者是者而後乂治之。正對邪而言也。是對非而言也。凡天下之君子所爲無不正。所見無不是。凡天下之小人則反正而爲邪。變是而爲非。爲天下而得正是者乂之。安有庶獄庶愼之誤哉。周公言謂之繼自今。謂之文子文孫。則周公豈特爲一時言哉。蓋爲千萬世而言之也。其思之已深。而慮之亦已遠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周公歷舉夏商文武所以用人之道矣。至此舉商周而不及夏。則又取其至近者言之。蓋周視商爲近。視夏爲遠矣。世有遠近之不同。而用人之道未嘗不一。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者。以其在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即三宅之臣也。則克宅之。謂其人居以位而安之也。有乃事之才而居乃事之位者。然後爲安。非其人而居此位。則有所不安矣。乃牧乃準亦然。既得其人以居此位。苟不能由繹之于心。則無以盡其人之才。所謂由繹者。不以一人譽之而信。亦不以一人毀之而疑。使吾之心無間于賢者之心。使賢者之心有以深信乎吾之心。則可以使之展布四體而爲治矣。蓋惟知之深者。然後有以盡人之才也。國則罔有立政者。不能監商人文武之用賢。則國無政矣。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此國則罔有立政者也。其所以罔有立政者。以其用儉佞之人。不順于德者。儉佞不順德之人。世之所謂小人也。用此人以置之周行百執之列。則人主安有顯名于世哉。繼自今以往不特成王也。凡所立政

者勿以憸人之不可用則當知有吉士之可用憸人乃傾覆不常讒諂面諛之人吉士則溫良忠厚常德之士也用吉士則吉士必能勉力相輔我之國家矣周公深見治亂之本原在于憸人吉士用與不用之間故言之爲尤切

今文于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公併告文王之子孫今孺子成王今已爲王矣其不可以誤于庶獄人命所係當謹擇其有司牧夫主于養民者而委任之刑所以愛民而非毒民之具也苟用之不得其人則必輕于用刑不以愛民而以毒民矣周公始者言文王罔攸兼于三者列而言之是三者皆在所重也既而又曰其勿誤于庶獄而庶愼不預焉則庶獄又重于庶愼矣周公曷爲而以庶獄爲重也刑獄之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聖人之仁心于此而寓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觀庶獄之重于庶言庶愼則三代之仁可見矣周公既言刑之不可輕用併與兵而言之兵者亦刑之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無二理也曹劌之諫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是兵之與刑正相關也知刑之重則用刑者不可忽知兵之重則用兵者不可忘周公非教成王以窮兵黷武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當成王守成太平之世苟習于久安無事而忘其用武則四方將有窺伺之心而人主威權將委靡不振矣故周公戒以詰爾戎兵治爾戎兵之事也陟禹之迹乃五服也陟升

也。升禹之舊迹。方行天下。使兵威所及。至于四海之廣。海外之表。無有不服。惟此可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蓋有文王之耿光。武王之大烈。爲之子孫者苟委靡不振。威權不足以御其下。則雖有耿光何自而能見。雖有大烈何自而能揚哉。此守成之世。人情易于玩弛。故周公以兵爲戒。其後成王得周公之意。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康王得成王周公之意。故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平王東遷以後。不知此意。以至征伐自諸侯出。而其弊下陵上替。蓋以此也。說者以謂立政之書。專言用人。而不及兵刑。則遂疑謂下篇之文脫簡于此。非也。周公之言本末兼舉。不可專就一事以觀之。孰非政也。而兵刑爲之大。則用人以之立政。何害其言兵刑哉。亦猶無逸之書。戒以無逸而已。而末章有及于聽言。亦此類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至此總前章而申之曰。繼自今後王。自成王而後也。凡立政之道無如用常人。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立政之所謂常。亦猶伊尹之所謂一也。有常能不變者。世之人主則以常人爲迂闊而不足用。必求其所謂新奇者而用之。好戰者以言兵進。好利者以言財進。慘酷者以刑法進。此新奇可喜者也。人主用此等人。豈不敗事哉。若夫常人者。聽其言若迂闊。視其功效若遲鈍。觀其忠若不勇決。而要其終則有成效大驗焉。譬之桑麻無異用。五穀無異味。參芩蓍朮無異品。而養生者不能以外此。此常人之所以爲貴也。此篇之中言常者亦多矣。曰常伯。曰常任。曰庶常吉

士曰乃克立茲常事至此又曰其惟克用常人知此則人主之用人當知所以決擇矣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太史使書其事以爲後世法也司寇蘇公卽忿生也當時爲武王司寇能以式法而敬其所用之獄以長我王國使王國享其長久而永國家無窮之脈者皆自夫用蘇公所當用之式謹而行之列皆也列用中罰言其刑罰咸得其中不失之輕亦不失之重周公舉此者使太史書其事以詔後世擇典獄之人而用之當如司寇蘇公可也周公終篇之意猶惓惓于用刑